



# 爷爷的葬礼

肖兵

他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永远闭上了双眼，时间是2016年4月23日晚上10点40分。

从晌午挣扎到深夜，气息越来越弱，枯瘦的身体蜷缩在一起，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吃力地呼吸着人世的空气，挣扎着想要多停留一瞬，可最终还是输给了死神。

他，是我敬爱的爷爷，生于1927年，享年89岁。为他送终的是我的继父，尽管不少亲戚都守在老家，但就在大家屋里屋外忙碌的一瞬，他突然撒手而去。母亲说，这是命。有些人没有经历多少痛苦，一倒地便离世了，而有些人，譬如我爷爷，被病痛折磨长达半年，耗尽所有元气后，才痛苦地离开。

在老一辈看来，生死由命，这一辈子受的苦，就是上辈子造的孽，这一世罪孽够了，下一世就该享福了。佛家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就这样被乡亲们虔诚地信仰着。或许有了这样的信念，正经历苦难的人们，才会逆来顺受，坚韧、顽强地活下去。无论是福祉，还是苦难。

## 二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爷爷的耳朵也越来越背，变得更加沉默了。亲人和他搭话，他有时会仰起头应一声，咧着嘴笑一笑。但更多时间，像一位看破世俗的智者一样，默默地审视着周边的一切，对所有遭遇全盘接受、不悲不喜。

但就这样一副刚毅、淡然的面孔，却在父亲临终时彻底“坍塌”了。我目睹了那一幕，既惊愕又痛心。此前父亲住院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过问过他的身体情况。医治无望转回家躺了个把月，他才问起有没有给他吃药，为啥还不见下床走路。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所有的疾病只要吃了药，就一定能好起来。可能他从没想过，他唯一的那子，会在身强体壮的年纪先他而去。那一天，他大概倾泻了自己大半辈子的眼泪。

父亲葬礼那几天，爷爷忽然矮小了许多，寒风中，他默默地看着棺木，瘫软地坐在角落里，走起路来更加蹒跚，像被拆掉了某个核心部件的机器，一下子散架了。平日里那个看似水泼不进的老人，所有的盔甲都被击碎了。

后来大姑过世，爷爷坚持没有参加葬礼，也没有过问任何细节，但他的脸如往日一样平静，生活按部就班，似乎没有

任何波澜。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走路、吃饭更慢了，话更少了，也越来越怕冷。屋前有个木棚，刚入秋，他就坐在里面烧起柴火取暖，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五六月份，除了上山干活外，他就一个人守在火塘前，透过门缝，痴痴地望着车来车往的马路。

那年春节后，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每次和母亲通电话，传来的都是病情恶化的消息。农历二月初开始，他的饭量突然下降了，这时候母亲就知道爷爷的时间不多了。去年年底生病后，虽说行动不便，但他饭量未减，还是像小伙子一样能吃能喝。反常的是进食速度更快了，我们喂饭时，他总等不及，一口接一口地狼吞虎咽。

后来他逐渐迈不开步子了，有一天他掐了掐自己麻木的右手，突然开口说：“这下完了，我估计好不了了。”这个刚过了一辈子的老人，自己宣告了和病魔抗争的失败。不久他便倒下了，开始卧床不起。长时间卧床，加上大小便失禁，他身上的褥疮越来越多，并开始化脓、腐烂，任凭家人怎么护理也无济于事。母亲说，尽管如此，爷爷也从来没有喊过疼。

## 三

棺材停在堂屋正中央，红色的棺罩将棺木盖得严严实实，底下点着长明灯。棺木正前方的桌子上摆着爷爷的遗像，他面带笑容，精神矍铄地看着大家。遗像前摆着香炉，烟雾缭绕。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遗像前，叩头，点香，鞠躬，在香炉里插上。

按传统，爷爷的丧事要办三天，每一天有响器班子唱孝歌，有亲人悼念、守夜。我回家当天，天还没黑透，响器班子就开始敲锣打鼓唱起来。他们两人一组，一人手里提着铜钹，一人胸前挂着小鼓，围着爷爷的棺木兜着圈，边敲边唱。我拿着一炷香，一沓火纸，拖着及地孝布，跟着他们一圈圈地走，每到棺材正前方方便恭敬地作揖，烧上一张纸钱。

夜很深了，守孝的人大多是爷爷的晚辈，很多都是至亲，但在角落里也有一些和爷爷同辈、年纪相仿的老人，印象中爷爷生前和他们来往不多，但他们那样虔诚地守护在一旁，偶尔望着棺木陷入

沉思。他们在沉思什么呢？看着年纪相仿的老伙计离世了，他们内心有着怎样的复杂情感。昏黄的灯光下，他们脸上那些被岁月雕琢的沟壑清晰可见，目光浑浊、忧伤。

第三天夜里是葬礼的重头，亲人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守灵的有数十人。传统法事流程走完已是凌晨4点，之后要封棺掩殓，法师将掀开棺木，等亲人们看他最后一眼。时辰到了，法师一声令下，棺盖迅速向后拉开，只一瞬就合上了，我被人群推到了一边，只匆匆瞥了一眼，隐约看到爷爷面目安详，像睡熟了一般。

## 四

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交织响起，我骑在棺背上，从碗里抓起一把白米饭吃一口，前撒一半，后撒一半，白瓷碗从棺底绕三圈，再被我高高举起，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出殡前，爷爷的棺木被合力抬起在原地转圈，我骑在上面执行最后的“摔碗礼”。老一辈说，摔碗是摔孝盆，要将我们的丧气摔出去，寓意从此不再使用该碗、不再发丧。

通往墓地前，有一段近90度的岩坡，乡亲们平日总是绕道而过，但棺木要上山必须得从这里翻过。抬棺队伍喊着号子，一拨人用绳子绑住棺木腰身在前方拼命往上拉，一拨人在后扛着棺木，踮起脚踩着岩壁奋力向上蹬，不一会儿竟奇迹般地攀了上去。过了那道坎，眼前便是成片的坡地，满地的油菜籽已经成熟，一片金黄。大家知道爷爷是爱惜粮食的人，都小心翼翼地沿着土边缘走，生怕弄坏了一株庄稼。

半个小时后送葬队伍全部抵达墓地，墓地离家并不远，爷爷喜欢晒太阳，我们专门选了阳坡的土地，那里地势高，对面不远处就是高速公路，那里车流如梭，一睁眼就能看到，爷爷在那里应该不会寂寞了。

礼炮声震耳欲聋，直冲天际，一旁的纸灵屋在熊熊大火中很快化成灰烬，火光炙烤着脸庞，火辣辣得疼。正午时分，太阳躲在乌云后面，潮闷的空气笼罩着山坡。葬礼结束了，人群逐渐散去。

欧洲，离我们有着7个小时时差的遥远之地，对没去过的我们来说除了陌生还是陌生，所有一切的了解都来源于书籍，而书籍的概念永远是平面的。立体的认知，需要我们用眼睛去实地发现。

踏足欧洲，第一印象是柏林机场的肃穆，到来之前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的柏林甚至德国，都笼罩在黑白两色之间。当飞机在德国上空飞行时，下面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和皑皑白雪，城镇鲜有高楼，多以三层小楼为主。

柏林，最著名的建筑莫过于勃兰登堡门，它被誉为“德意志第一门”和“德国凯旋门”。勃兰登堡门位于柏林市中心，东侧是巴黎广场和菩提树下大街的尽头，西侧是三月十八日广场和六月十七大街的起点。东侧的巴黎广场，以纪念1814年普鲁士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占领巴黎而命名。菩提树下大街从勃兰登堡门向东横穿柏林市中心，一直通往柏林博物馆和柏林电视塔，是欧洲最华丽的大街之一。

勃兰登堡门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砂岩建筑，以雅典卫城的城门作为蓝本，前后立柱之间为墙，将门楼分隔成5个大门，正中间的通道略宽，是为王室成员通行设计的。门顶中央最高处是一尊高约5米的胜利女神铜制雕塑，女神张开身后的翅膀，驾着一辆四马两轮战车，面向东侧的柏林城内，右手手持带有橡树叶环的权杖，花环内有一枚铁十字勋章，花环上站着一只展翅的鹰，鹰戴着普鲁士的皇冠，雕塑象征着战争胜利。

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也曾经发生过一段花絮。

在普鲁士人将胜利女神安置到勃兰登堡门的当年，普鲁士加入为了对抗新兴法国而结成的第一次反法同盟，但联军在1797年被拿破仑打败，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06年再次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首先对法国宣战，但普鲁士在随后耶拿和奥尔斯塔特的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刚刚加冕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拿破仑，率领着强大的法国军队飓风般地席卷了欧洲中部。1806年10月27日，拿破仑骑着马率领法国军队，以征服者的身份通过曾经象征普鲁士胜利的勃兰登堡门，进驻柏林，占领了普鲁士。同样在这一年，拿破仑命令将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雕像拆下装箱，作为战利品运回了巴黎。1814年，普鲁士参加的第六次反法同盟占领巴黎，拿破仑宣布无条件投降，他还没来得及将勃兰登堡门劫回的胜利女神雕像在巴黎竖立起来，就失去了政权。胜利女神雕像在1814年回到了柏林，柏林人将这失去而复得的雕像称为“归来的马车”。

也许因为遭遇过严寒天气和大雪，整个柏林气息肃穆不温和，有种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恰逢周末，街上行人更少见，只有游客扎堆在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前。

整座建筑由文艺复兴和德国新巴洛克风格以及当时流行的钢和玻璃结构构成，浅灰色的大理石墙满是历史的沧桑，入口处顶端的三角墙上是日耳曼尼亚雕塑群，沿袭了古希腊时期建筑形式，正后方是九十年代重新改建的玻璃穹顶，是使用新能源的典范，也是现代技术与古典美学的完美结合。

国会大厦不远，是柏林墙，如今只留下了一小段供游客参观，其余的已经被拆除掉，曾经3米多高的壁垒沿着施普雷河蜿蜒，一堵薄薄的墙就这样隔开了一个民族。因为柏林墙，施普雷河也成为分隔东西德的天然屏障，当时这里岗哨林立，壁垒森严，许多乘夜色跳入冰冷的施普雷河游向西德的年轻人，永远地消失在黑暗里，施普雷河也成为欧洲最难以逾越的河流。

冷峻的柏林，既是伯恩找寻身份的重要地方，也是文德斯的天使眼中注视的地方，亦是我所看到的地方。

# 柏林苍穹下

田丕



# 七月的味道

朱浩

七月，注定了是离愁的日子，学子的归乡，桃李的安静，慢慢的悄然来临，而这个夏日里依然酷热非常，学着众人，收拾着行李，亦抬起了心情。

味道是我们最独特的记忆，很多的思念与情感都来自于我们最初记住的日子那一种味道。七月的记忆在一碗四季豆汤洋芋，七月的味道是四季豆汤洋芋的味道。

清早起床走在镇坪这座小城里，满城的烟火气，上了年纪的老大爷推着满满一车的新鲜蔬菜，最显眼的就属那小半车的洋芋，新鲜的洋芋黄彤彤，跟大爷上前问价钱，他说：“女子，再买点四季豆吧，煮四季豆汤洋芋吃啊。”对呀，七月的味道是属于四季豆汤洋芋的。

脑海里飞速运转，记得上一次吃四季豆汤洋芋还是去年在外婆家，外婆家的柴火灶煮出来的汤芋味道是最好的。一到七、八月，外婆自己种的四季豆和洋芋成熟了，就会打电话叫三个出嫁的女儿回家吃柴火灶煮的四季豆汤洋芋，一到家，外婆端着簸箕就往菜园子走去，我们跟在外婆屁股后面，外婆边摘四季豆边说这是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啊，还时地时的摘个黄瓜递给我们。

围着那不大的土灶，一家人有说有笑，儿女们摘着四季豆削着洋芋皮，小孩剥着大蒜，外婆刷着锅，一家人其乐融融。

四季豆汤洋芋的做法很简单，选上十几个成熟的新鲜洋芋和新鲜四季豆，将一个洋芋切成两半，四季豆从中间掰断，切法不太讲究，洋芋越大块越好吃，要把洋芋煮烂，四季豆一定要全熟。

将油烧开加大蒜干辣椒爆香，再将四季豆和洋芋倒入锅中翻炒，外公在灶台下添着柴火，火光映着外公的脸红彤彤。外婆在灶台上挥动着锅铲，外婆的脸被热气烤得微微冒汗。

柴火灶的火力很大，翻炒的频率高，倒入盐和酱油，盖上锅盖焖一会，再加入干净的水，把柴火退一些，用小火慢慢煮，焖上十几分钟，洋芋已经煮得稀烂，四季豆也已经变色熟透。

饭好了，外婆又去咸菜坛子舀一小碗霉豆腐和自己腌的酸菜。开饭了，一家人围着四方木桌和两个咸菜吃得有滋有味。四季豆汤洋芋既是饭又是菜，吃一点洋芋喝一口汤，两碗下来肚子快要撑爆了。

这是我对七月特别的记忆，这是七月留给我的味道。如今，外婆家的瓦房和土灶已经拆去，这种味道只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想这种味道一辈子也难以忘却，我记住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那刻在我脑海里的一家人温暖的画面。



那天梦里回到上小学时候，爸爸牵着我的手送我上学，口中哈出的气，冒着热腾腾的白烟。走过那段没有路灯的地方，将我送到满是上学孩童的大马路上，看着我向人潮走去。梦里的他还没有戴眼镜，没那么多白发和褶子，没有这么重的眼袋，手臂上还有常年锻炼留下的肌肉。

2003年搬到新家，离上学的地方有点远，中间有节小路没有灯。他不放心，冬季每天都会早起把我和哥哥送到有路灯的地方再离开，这样一直持续到上高中。

都说时光易逝，我还不以为然，如今

# 和岁月一起走远

王旭

候开始他因为看不清戴眼镜，什么时候开始他走楼梯需要歇息，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口头禅变成“我都老了”，每每细想都觉得心里难受。那天他和妈妈说话时，说着说着笑起来，眼角全是褶子，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袋鼓鼓囊囊，额头的白发随着笑声一颤一颤，刺伤了我的眼。

奶奶过世时，我才清楚意识到什么是离别，也明白“父母在人生尚有出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句话的含义。那些天爸爸有条不紊地安排各项事，这样的冷静跟他给我打电话时的哽咽判若两

人。在奶奶离开的当晚，我陪他在老屋坐了一夜，他小声说：“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声音轻得像是害怕吵醒奶奶，跟个孩子一样无助地握着我的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即使我知道离开对久卧病榻的奶奶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我怀念过去，怀念以前跟他叫板的时候，严厉的眼神让我害怕。可现在到他什么都依着我时，我却慌了神。

那个我曾经认为强壮有安全感的爸爸去哪里了呢？大概是和岁月一起走远了。

# 瀛湖

第186期

庆祝第二十一个记者节

安康日报社记者作品小辑

戏剧人物

凌子越作



# 蝙蝠 (外一首)

王建

是什么撞伤了你的眼睛  
阳光和花朵抽身而去  
没有轨道的飞行  
灰衣人你独处的夜  
多么不测

从白昼的指缝遗落下去  
如同隐没山林的高士  
当夜收尽了天空的羽翅  
你大袍一抖便抖开了  
满天星光

以音剑几个起落  
逾越某种命运的门槛  
狂放的夜行人  
家正穿行在千山之外

再一次为你的滑翔心悸  
太阳背后月亮的家族  
你的高度  
让星星更美丽一些

铜壶

把自己燃烧了啊  
呼呼作响的铜壶  
在初春的草原  
你的光芒和温暖  
让大片大片的日  
返青起来  
没有月光照亮的夜  
我一万次地默念你  
像寻找天际的北斗星  
帐篷之内铁炉之上  
是神灵的火舌  
卷动着远古的旌旗  
沸腾的铜壶一浪浪掀起  
赤色的风暴  
鹰隼一样从草原飘来的使者  
令我们跪倒在地  
长久注视你火样纯粹的眼神  
铜壶 铜壶 永远的铜壶  
雪山脚下我的马车  
为你彻夜奔驰

# 蝴蝶

吴苏

我忘了红绡  
曾在冰原上迎风高悬  
如同一场梦境  
穿行于江河的两岸  
故园滋生的热度  
让每一次归来的郑重  
都穷尽烈日火红的盛典

远离征途的断壁残垣  
放下一次又一次造化的起点  
旋风扫荡过新鲜的大雪  
冬尽了  
花满人间

那些向死而生的蝴蝶  
在漆黑的夜空沉溺于沦陷  
为一种巨大的美好所引诱  
完成与重生无关的蜕变

炊烟升腾的地方  
万家灯火被孤独擦亮  
对着久违的空白  
斑斓的色调重拾清越的梵唱

这些情感的玻璃  
于混沌的光阴中炼化翻转  
一种拒绝消亡的存在  
使得所有轻薄的透明  
沾上人世浩荡的危险  
冬尽了

疆域里的磅礴大象  
予以一粒虫卵  
接受不朽的可能  
羽化成蝶的尊者  
在历史滚烫的漩涡中  
保持嗜哑的沉默

